

汪文学
著

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

汪文学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
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 / 汪文学著.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325-7923-5

I. ①边… II. ①汪… III. ①地方文学史—古代文学
史—贵州省②地方文学史—贵州省—近代 IV.
①I209.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0150 号

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
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

汪文学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8.75 插页 5 字数 414,000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923-5

I·3002 定价：10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批准号：10XZW018

目 录

绪论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学科反省	1
第一节 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
一、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的可能性	1
二、从地域视角研究文学的必要性	8
第二节 对象·方法·学科——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属性和内容	13
一、从对象到方法到学科：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属性	13
二、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区域文学、国家文学、世界文学	17
三、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20
第三节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与反思	24
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4
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反思与省察	30
第四节 本书内容要旨	42
第一章 大山地理和大山文化	
——黔中古近代文学产生的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	47
第一节 引论：概念及其他	47
一、“黔中”和“边省”	47
二、“大山地理”、“大山文化”和“大山文学”	50
第二节 大山地理：黔中的地理特征与地域区位	52
一、塞天皆石，无地不坡：黔中的地理特征	52
二、边疆的腹地，腹地的边疆：黔中的地域区位	56
第三节 大山文化：黔中人文生态与文化品格	63
一、地域区位与黔中文化品格	63

二、地理特征与黔中文化品格	81
三、地域风尚与黔中文化品格	91
第二章 边省地域与黔中古近代文学的传播	130
第一节 传播因素对作家文学地位的影响	131
一、传播因素对作家在当代文坛地位的影响	131
二、传播因素对作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影响	134
第二节 传出：黔中古近代文学的域外传播	138
一、地理环境、地域区位与黔中古近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困境	138
二、黔中古近代文学域外传播的现状和特点	147
第三节 传入：黔中古近代文人对域外文学的接受	158
一、诗学大传统和诗坛时尚：黔中古近代文学创作的文化 背景	158
二、黔中古近代文人对域外诗学大传统的追慕与想象	162
三、明清诗坛主流风尚在黔中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182
第四节 传世：黔中古近代文人的地域人文传统建构和诗史 意识	211
一、黔中古近代文人对地域人文传统的体认和建构	212
二、黔中古近代文人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226
三、黔中古近代文人的不朽观念和诗史意识	237
第三章 边省地域与黔中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创新精神	251
第一节 但开风气不为师：“边缘活力”与艺术创新	251
一、中国文学史上的“边缘活力”	251
二、“边缘活力”与艺术创新	256
第二节 黔中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	262
一、黔中地理的开放性、立体性特征蕴含着创新基因	262
二、黔中地域文化的包容性特征蕴含着创新基因	265
第三节 黔中古近代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创新精神	268

一、黔中古近代地域文化创新事件举隅	268
二、黔中古近代地域文学的创新精神	274
第四章 边省地域与黔中古近代文学文体	291
第一节 文体与时代、作者和地域：影响文学文体分布诸因素之综合考察	291
一、文体与时代：以相如赋产生的客观条件为例	292
二、文体与作者：以相如赋产生的主观条件为例	297
三、文体与地域：从空间维度研究文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01
第二节 黔中古近代文学文体的地域性特征	304
一、黔中古近代文学文体的分布状况	304
二、黔中地理环境与诗歌创作	308
三、黔中地理环境与词曲创作	318
第五章 边省地域与黔中古近代文学创作题材	325
第一节 地域环境与文学题材的一般性关系	325
一、文学题材的地域性特征概论	325
二、文学题材的地域性特征举例	327
三、黔中古近代文学在题材上的总体特点	330
第二节 大山地理与黔中古近代文人的山水情怀	332
一、黔中古近代文人关于文学与山水之关系的讨论	332
二、黔中古代文人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以吴中蕃为例	342
第三节 边省地域与黔中古近代文学的乡土题材创作	361
一、地域环境与黔中文学史上的乡土题材创作传统	361
二、黔中古近代文学的乡土题材创作——以郑珍诗歌为例	365
第六章 边省地域与黔中古近代文学风格	392
第一节 地域环境与文学风格的一般性关系	392

一、文学风格的地域性特征概说	392
二、大山地理、大山性格与大山风格：黔中古近代文学风格概说	395
第二节 坚强清稳——“大山风格”类型之一	400
一、“坚强之气”	400
二、“清稳”之风	407
第三节 野古浅直——“大山风格”类型之二	416
一、率真自然的地域风尚与诗道情真的诗学观念	416
三、黔中古近代文学“野古浅直”的风格	424
结 语	429
参考文献	441
后 记	449

绪论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 现状与学科反省

本书以黔中古近代文学为例,讨论边省地域环境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从课题的论域来说,它属于地域文学研究,或者说是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从学科归属来说,它属于新近文学研究界比较关注的文学地理学范畴。因此,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地域文学的研究,而且亦能够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贡献力量。

近年来,地域文学的研究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亦是方兴未艾,学者分别从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学科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普遍接纳。但是,学科的建设还任重道远,诸多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还是众说纷纭,问题和缺陷显而易见。因此,在正式进入本书的论题之前,有必要对从地域视角研究文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说明和阐释;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估;对文学地理学学科之建设进行省察和反思。

第一节 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的可能性

文如其人,文学即人学。文学创作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产物,所以,在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中,既有“言志”、“缘情”之厘分,亦有“诗

道情性”之通说。文学是人的内在心灵的外现，是人性本真之自然流露，所以说“文如其人”；文学创作展示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文学研究探讨的是文学如何展示人的内心世界，所以说“文学即人学”。

人之性情千差万别，因此人之文学亦各有不同。所以，研究文学之差异，不妨从研究人的性情之差别入手。关于人之性情，自先秦孟、荀以来，即有性善、性恶之说。性情或善或恶，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性情之善恶、聪愚亦与后天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后天的成长环境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先天的善恶本性。所以，一个人的性格，一个民族的精神，乃至一个国家的国民性的形成，皆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紧密的关系。虽然“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样的话说得有些尖酸刻薄，但是“刁民”之“刁”，与其生活的“穷山恶水”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虽不至于像“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说的那样绝对，但否认地域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对个体、民族或国家国民性格形成的重要影响，亦非实事求是之论。

支配人类心灵和影响人类性格的因素多种多样，如风俗、习惯、法律、礼仪、历史和文化等等，但其根本性因素还在于山水、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甚至人文环境之形成亦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所以，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相异的人文性格，如王充《论衡·率性》所谓“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是也。^① 古代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人所生存的地域环境对其性情形成的影响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多从地域环境之角度讨论地域社会风尚之产生和人群性格特征的形成，如《史记·货殖列传》说：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②

①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1页。

裴骃《集解》说：“言关中地重厚，民亦重难不为邪恶。”^①关中之地，因沃野千里，因“地重”，故养成其民“好稼穡”之习惯，形成民众“重为邪”之性情。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懽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②即“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之性格，是在“地薄人众”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另外，朱熹《诗集传》讨论十五国风之异同，亦常常追溯至地域环境之差别上，如论“唐风”云：“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③论“魏风”云：“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④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朱熹，皆力图从地域环境之角度解释人之性格形成的原因。地域环境虽不是性格形成之决定性因素，但一定是影响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笔者赞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观点：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⑤

即民众性情之“刚柔缓急”，乃至“音声不同”，皆与其地之“水土”有关系。宋人庄绰亦持同样的观点：

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⑥

李淦《燕翼篇·气性》讨论“地气”与“人性”之关系，最为全面，其云：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62 页。

② 同上，第 3263 页。

③ 朱熹：《诗集传》，中国书店 1985 年据世界书局本影印，第 45 页。

④ 同上，第 43 页。

⑤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844 页。

⑥ 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蛋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譎而善变。^①

其论虽未必准确，但确以系统全面之眼光讨论地域特征与人物性格之关系。刘师培讨论南北文化之异同，亦往往从地域影响性格着眼，他说：

学术所被复以山国泽国为区分。山国之地，地土饶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②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③

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研究魏晋以来地域文化之差异，他指出：

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

① 李淦：《燕翼篇》，张檀辑《檀几丛书》第二集，康熙刊本。

②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③ 同上，第162页。

质上生活,还直接或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①

其论地域环境对“住民之性质”和“文化之度”的影响,可谓深切著明,切合实际。

风王决定气质,地域影响性格,地域风土与性格气质之关系,已如上述。进一步说,人的性格气质与其所属之文化又互为因果关系,人的性格气质决定其所创造的文化的特征,特定的文化又反过来涵孕其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地域风土与文化特质之间又存在着互为影响的关系,特定的地域风土决定其所属地区的文化特质和发展走向;同时,在地域风土之影响下形成的地域文化,又反过来塑造或改变其地域风土。简言之,地域影响文化,文化亦创造地域。因此,地域性的宗教、哲学、伦理、风俗、礼仪等文化观念之形成,皆可追溯到其所属地区的地域风土质性上去。但是,相对来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特征是最明显的。换言之,文学艺术的地域分野,相对于宗教、哲学和伦理等等文化,更为显著,文学艺术与地域风土有着更为直接的相关性。或者说,地域性的宗教、哲学、伦理、礼仪、风俗等文化观念是地域风土与地域文学之影响关系的中介系统。^② 因为文学艺术根植于人的内在心灵,它所受周边环境的影响,不仅是最直接的,而且亦是最显著的。

讨论文学与地域之关联,最早见于《诗经》之编纂。《诗经》十五国风以地域归并诗歌,实际上彰显的就是诗歌的地域特色,以及地域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汉书·地理志》的编撰,亦是贯彻“由诗以知俗,因俗以明诗”的原则,将天下分为秦、魏、周、韩、赵、齐、鲁、宋、卫、楚、吴、越十二区,并著其分野,正其疆界。凡有诗见于《国风》者,皆引诗以证之。楚无诗,则引屈原赋以证之。班固的这种做法,在汪辟疆看来,

①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9页。

② 参见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10页。

就是“由诗以知俗，因俗以明诗”，并且这种做法“亦足证诗与地域之关系”。^①文学与地域之亲密关系，在明清以来得到学者的不断强调，如沈德潜《芳庄诗序》说：“古诗人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属之地。”^②孔尚任《古铁斋诗序》说得更明白：

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③

汪辟疆讨论近代诗歌流派与地域之关系，亦说：

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就焉。况正变十五，已肇国风；分野十二，备存班志。观俗审化，斯析类之尤雅者乎。^④

自周秦以来直至近现代，中国地域风土之差异，主要体现在南北地理之分别上。因此，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根本之问题，不是东西问题，而是南北问题。”^⑤所以，古代中国学者讨论文学与地域之关联，研究文学的地域特征和风土质性，多集中在南北文风之差异上。

比如，在文学风格上，南北差异最为显著，如《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⑥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说：“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

①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② 沈德潜：《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③ 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293页。

⑤ 胡晓明：《古典今义札记》，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⑥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①谢堃《春草堂诗话》卷五说:“北方刚劲,多雄豪跌宕之词;南方柔弱,悉艳丽钟情之作。”^②茹纶常《梅崖刺史遗集序》说:“近世之论诗者,每有南北之分,誉之则谓南多风雅,北多雄健;訾之则谓南多卑靡,北多伧父。”^③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亦说:“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④

在文学思想上,南北差异亦比较明显,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

就风土来看,一般地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川明媚,富有自然资源。北方则相反,气候寒冷,土地干燥,草木稀少,很少优美风光,缺乏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想的悠闲。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反之,北方人要为生活奋斗,因而性格质朴,其特点是现实的,理智的,散文的,从而其文艺思想趋于有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倾向于力行的质实敦朴的精神。^⑤

文风上的南北之别,还体现在创作方法上,如王偁《瓣香杂记》说:“南人学诗讲用字,故精于炼句;北人学诗讲用意,恒拙于谋篇。南人之所不能者,北人能之者亦少;北人之所不能者,南人能之者或多。盖北人性笨,南人性灵之故。”^⑥饶宗颐《文学与释典》评《二南密旨》说:“观其例句,似以虚而尚比兴者为南宗,实而用赋体者为北宗。”甚至在文体的选择和优长上,亦存在着南北之分,如上引王偁《瓣香杂记》说:“咏物之作,北人断不及南,而考据吊古之诗,南人或逊于北。”刘师培在《南北

①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谢堃:《春草堂诗话》,蔡镇楚编《中国诗话珍本丛书》第2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③ 茹纶常:《容斋文钞》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页。

⑤ [日]青木正儿著,孟庆文译:《中国文学思想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⑥ 王偁:《瓣香杂记》,道光十四年刊本。

文学不同论》中，亦认为北人多尚实际，南人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亦说：“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②

总之，地域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就地域环境本身而言，举凡气候、植被、地形、景观、水土等自然环境对文学将发生影响；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之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文化风尚、地域性学术思潮、风土人情，乃至方言土语，亦将对文学特征发生重要影响。简言之，地域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皆是解释文学地域性特征的重要因素。就文学地域性特征而言，其风格特征、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体裁、文学题材、文学意象、文学语言等等，皆不可避免地烙上地域环境的印记。更进一步说，构成文学活动的三要素作家、作品和读者，皆受到特定的地域环境的影响。正因如此，笔者认为，从地域空间或地理风土之视角研究文学创作，分析文学活动，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亦是行之有效的。

二、从地域视角研究文学的必要性

从地域空间和地域风土之角度研究文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关于唐代以来文学之研究，必须从地域空间或地域风土之视角着手，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地域空间和地域风土是客观存在的，其与文学活动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亦是必然存在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的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有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分。自觉的地域意识往往是在“他者”的启示下被唤起的，自觉的地域文化观念是在自觉地域意识的影响下，由地域中的地方官员、在地文人和民间社会共同建构起来的。

① 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② 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页。

所以,朱伟华的观点值得重视:“地域始终存在,而地域意识和本土文化却是被唤起的。没有异域的存在和他者文化的介入无法观照本土,就如鱼儿不离开水就很难意识到水的存在。”因此,“地域文化不是异域强者作为异国情调撷取的那些表浅的人情风貌,而是土地所有者被唤醒的自我意识,是处于劣势一方的自我体认和识别,是有比较因素存在下对自我的发掘与观察,是一种思考和固守”。^① 通过与“他者”地理之比较,从而唤起“我者”的地域意识;通过与“他者”地域文化观念之对比,从而有助于自我认识的深化,有助于自我认同的形成,进而建立起“我者”的地域文化观念。自觉的地域意识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建构起来的,建构起来的自觉地域意识,又反过来强化“我者”的地域观念,增强“我者”的地域认同感,影响“我者”的日常行为、审美趣味和创作观念。所以,地域空间和地域风土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自觉的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则是深刻的、显明的、持久的。或者说,当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处于不自觉阶段,人们的文学活动所受的影响亦是不自觉的,是被动的。当人们具备了自觉的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化观念后,其在文学活动中,则是主动地、自觉地、积极地呈现地域特色,表现地域观念。因此,其影响才是深刻而持久的。

古代中国人的地域意识起源甚早,早在《诗经》时代,《诗经》编纂者以地域分野编辑十五国风,就体现了周人的地域观念。不过,以地域分野编辑十五国风,可能其中存在着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出于编辑方面的便利,还不能算作是自觉的地域观念的产物。古代中国人自觉地域意识之产生,当在汉末魏晋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地方人士开始潜心研究地域景观、地域历史和地域风俗,大量的地记作品由此产生。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自觉的地域意识,并且是在努力地构建地域文化传统,强化地域文化观念。二是当时地域人士的群体意识增强,他们相互激励和彼此称誉,企图以地域文人集团的姿态展现。同时后进之士对地域先贤的称扬,实际上就是力图构建地域文化

^① 朱伟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之断想》,《山花》1998年第2期。